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二十回 送回陽賽金附身 鬧酒樓英雄聚會

話說紅花吃了一杯酒後說道：「施小姐為何也在此？」施碧霞將前情也說了一遍，紅花想起小姐好不傷心，姑嫂二人將言解勸不提。且說花賽金棺木放在蓮池灘，陰魂不散，一靈魂來到森羅殿，等閻君升殿要訴冤情。他因未該死，所以無鬼卒拘管。不一時閻君升殿，只見無數的鬼卒牛頭馬面立在兩旁，花賽金走上殿跪下哭訴冤情，閻君傳旨判官：「速速查明花賽金的陽壽，看是該死也未。」判官領旨，遂將花賽金陽壽查明，回覆奏道：「花賽金陽壽已經查明，注定該有花、甲之壽，伏惟定奪。」

閻君道：「既有花甲之壽，應該送他回陽，待我奏過陰主便了。」遂吩咐將花賽金帶過一邊，吩咐起駕，來到地藏王殿上奏道：「今有花賽金，陽壽有花甲之年，尚未該死，被其嫂用毒刀刺死，理該送他還陽，臣未敢擅主，請旨定奪。」地藏王聞奏說道：「花賽金陽壽有花甲之年，例該送他回陽，但他身已中毒，而且此時乃炎熱之天，屍骸已經消化了，怎麼魂魄能歸其身？也罷，吩咐閻君再去細查，如有壽數該盡的女身，也要容貌配得過花賽金者，給他路引一道，令花賽金借屍還陽，庶不致有在亡之歎。」閻君領旨回殿，命判官再行細查。判官領旨又查了一遍，奏道：「今查得東昌府鄧義之女鄧天香壽數該盡，容貌也配得過，未知可否？」閻君道：「待我再去奏。」遂即復到地藏王殿上將此情奏上，地藏王道：「依閻君所奏，速去行事。」閻君領旨回殿，就給一張路引與花賽金，命二鬼卒送花賽金還陽。鬼卒領旨帶花賽金而去不表。

且說東昌府有一姓鄧名義，在朝官居兵部之職，告病回家，不幸一病而亡。夫人陳氏，單生一位小姐，取名天香，年已□七，亦是知書達禮，能文能武，□分孝順。不想經期不順，染成一病，醫藥無效。陳氏見女兒病得沉重，心中憂悶，求神問卜，巴不得女兒病好。誰知大數難逃，那夜忽然大叫一聲，雙眼緊閉，雙腳伸直，雙手放開，嗚呼哀哉，一命已歸陰府。那鄧夫人只有此女，見他死了好不傷心，哭得死去還魂，一家無不流淚。鄧夫人叫一聲嬌兒，哭一聲性命：「爾去為娘的好苦，叫我靠著誰來？到不如與爾一同去罷。」那花賽金乃是七月二□二日死的，一則身屍中毒，二則天氣炎熱，三則那晚成殮，所以身屍容易消化。鄧天香乃是七月二□四日戌時身亡，尚未下棺，才到子時花賽金魂魄已到。鄧夫人與婦女丫頭圍在牀前哭泣，忽然一陣鬼頭風將燈火吹得隱隱暗暗，又一陣將燈火吹滅。這些婦女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去點了燈來，那花賽金魂魄已附在鄧天香身上了。鄧夫人雙手捧住鄧天香的面哭叫親兒不絕。忽聽得鄧天香大叫一聲：「好苦呵。」鄧夫人被這一嚇，嚇得魂不在身，倒退幾步，就是婦女丫頭們嚇得只是遍身發抖，遠遠的立著。還是鄧夫人走近牀前叫道：「我兒，爾還魂回來了麼？真正謝天謝地。方才為娘的見爾如此，連性命也不要了。」那鄧天香微微開眼一看，見圍了許多人，心中明白是借屍回魂，說道：「我不是爾的女兒，我是花賽金。」鄧夫人見他如此說，只道是女兒還魂回來胡說，吩咐請醫生來調治。那花賽金是中毒而亡，並非病死，今日還魂並無些病，只是鄧天香身體乃經期不順而亡，卻是要醫的藥醫不死病，不用幾日自然就好。花賽金說明緣故，夫人半信半疑，到後來自然明白。鄧夫人只認是鄧天香，並不曉他什麼花賽金借屍還魂的。

且說花子能往正（鎮）江拜壽回來，秦氏只說花賽金得了急症而亡。花子能哈哈大笑道：「該死、該死，人若變了性自然要死的。」又問：「紅花呢？」秦氏道：「逃走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便宜了他。」又到玩花樓見了曹天吉，才知病已全好，吩咐備酒與曹天吉慶賀病痊。那秦氏見丈夫回來，心中不悅道：「我正要與曹天吉久會陽臺，誰知少爺已回，如今不能與曹天吉長長往來，卻如何是好？」只得差秋菊打聽少爺在那一個小妾房裡睡了，才去與曹天吉雲雨，只是偷偷摸摸而已，不能暢意。

且說施必顯離了揚州，一路望雁門關而行。那日來到山東地面，見一個市鎮。施必顯想道：「待我尋一間酒店，吃幾杯酒再走。」四處一看甚是熱鬧，見個酒店寫著「醉仙樓」三字，遂走進店去大聲叫道：「酒來，酒來，快些拿酒來。」酒保一見施必顯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上面兩個已是怕人，怎麼這個一發兇惡，敢是火燒東嶽廟，所以走出這三個兇神來？」施必顯又叫道：「快拿酒來，與我吃了要趕路。」酒保道：「爾這人也太性急，坐也不曾坐，只得是叫。」施必顯來到裡面一看，見三個人坐了一付座頭甚好，施必顯也要這個座頭，叫道：「快快走開，我要這裡坐。」那三人唬了一跳，立起身來道：「爾是何等樣人，敢來犯著我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乃山西施必顯爺爺，爾還不讓我麼？」那三人道：「爾這人好生無禮，七八付座頭不坐，卻來與我爭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那些座頭我不要，單要爾這付座頭。」那三個人道：「我先來到叫我讓爾，天下那有這個情理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偏偏要爾這裡。」那三個人道：「我偏偏不讓爾便怎的？」施必顯道：「爾當真不讓麼？我與爾大家吃不成了。」將桌一推，四腳朝天，碗盤打得粉碎。

那三個人大怒，拿起椅便打來，施必顯接過來回手打去，三個人那裡是施必顯對手，料敵他不過，回身便走。施必顯將椅丟去打倒了一個，爬起來便走。那酒保只是叫苦。

忽聽得樓上高聲大喊道：「是誰敢如此無禮？俺來也。」

施必顯見樓上來了二人甚是兇惡，那二人趕上前舉拳便打，施必顯雙拳敵二人一直打出店門。那酒保見那些傢伙被打得粉碎，吃酒的人走得乾乾淨淨，喊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快叫人來將他拿住，先賠了傢伙然後送官究治。」那些人只好看，那個敢上前多說一句話？那二人與施必顯打了多時不能取勝，見他甚是梟勇，遂住了手道：「請問好漢尊姓大名，居住何處？望道其詳。」施必顯最愛人稱他好漢，見二人稱他好漢也就住手，答道：「俺姓施名必顯，人人稱我飛天夜叉。請問二位尊姓大名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姓童名孝貞，人號我叫做索命無常。」又指那人說：「他姓張名順，人號他叫做豐節蜈蚣。請施兄上樓吃杯酒，有一句話要說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施必顯道：「好。」遂一同進店。樓上那二人讓施必顯坐上位，他們對面坐下，叫酒保上來道：「方才打破多少傢伙，爾可去算該多少錢，我賠爾罷。可將上好酒好肴拿來吃了，一齊算還。」酒保歡喜道：「多謝三位客官。」遂下樓將上好酒肴搬上樓來。

三人吃了一回酒，張順道：「請問施兄住在那裡，到此何事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家住在山西，若說到此真是一言難盡，二位不嫌絮煩待我細說一遍。」張順道：「我等洗耳恭聽。」

施必顯遂將前情細說一遍，二人聽了心中大怒，道：「可惱呵可惱！我二人雖不是官家之子，那花錦章名聲卻也盡知其詳，施兄有此大仇，難道就是這等罷了不成？」施必顯道：「就是為此大仇未報，所以要到邊關謀幹功名以報此仇。不知二位是何等樣人，到要請教。」張順道：「我二人是說不得的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大丈夫有言則說，有甚說不得？」張順道：「說出恐施兄見笑。」施必顯道：「莫非是烏龜麼？」張順道：「非也，老實對爾說，我兄弟二人在蜈蚣嶺為頭領，手下有五百人馬，因我二人手段平常，所以下山來要請一個好漢去做山主。今日與施兄有緣，幸得相會，況且大仇未報，何不上山招軍買馬，我二人助爾報仇，豈不為美？」施必顯道：「倘蒙不棄，願隨聽教，若能助我報仇，我何必到邊關去。」童孝貞道：「若施兄肯上山，我等之幸也。」

三人說得投機，吃得大醉，遂下了樓，拿一錠銀子放在櫃上說道：「酒保，銀子在此，我們去了。」宛如如飛，出門而去。酒保將銀一稱只得一兩，本該要五兩多銀，只拿一兩，欲要趕去又怕他兇惡，只是氣得亂跳道：「還要甚麼酒店？快收了罷。」那些閒人走進來問道：「爾不開酒店做什麼？」酒保道：「我要收拾了去靠我妻子過日子。」那人道：「爾不開酒店要去做烏龜？」酒保道：「那開酒店的就是烏龜，我是不開了。」

不說眾人說閒話，且說施必顯等來到蜈蚣嶺，五百嘍囉迎接上山。童孝貞吩咐備了牲禮，排了香案，三人對天結拜，童孝貞排為第一，施必顯第二，張順第三，三人立下千斤重誓，患難相扶，富貴同享。三人拜完起來，這些嘍囉都來叩見新大王，即時備酒席排在忠義堂，三人坐下開懷暢飲。飲酒之間，張順道：「二哥，爾在揚州多蒙李大爺將爾薦往邊關，如今爾在此他那裡曉得？須要寫一封書送去與他才是道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寫信容易，卻無送書之人。」張順道：「二哥寫了書，送書之人這裡自然是有的。」

」施必顯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明日就寫。」那日酒席吃到夜深才歇，吩咐嘍囉打掃一間淨房與施大王安歇，一夜晚景已過。那張順不叫施必顯寫書也罷，只因此一封書去，害得李榮春受不盡苦況。

且說次日施必顯寫一封書，白字也有的，橫的也有的，直的也有的，一個字寫得如核桃大一般。寫完就來封好了，書函外面寫：「此信寄到揚州府江都縣四牌坊達子巷小孟嘗李榮春大爺收拆。」差了一名嘍囉叫作張環，賞他路費銀□兩，叫他將書送去，嘍囉領命而去。

且說花錦章在朝官居文華殿大學士，又加太師之職，官居一品，位極人臣，在朝無惡不作，靡所不為。那些文武官員懼他兄弟威勢，趨從者多，有觸犯他的以及不肯趨附並不肯奉承者，便革的革了、罷官的罷官了，這還不算數，有的還要弄到他人亡家破才歇，說不盡花錦章兄弟作威作勢。且說那日花錦章與夫人馬氏說些閒話，夫人道：相公，奴家有一句話要說，未知相公可肯聽從否？」花錦章道：「夫人有話但說，老夫無所不依。」馬夫人道：「奴家昨夜睡到三更，只見女兒花賽金滿面愁容，雙眼帶淚立在牀前，奴家問他，他只是不應，將頭一搖，頭髮抖散，望我身上打來。奴家吃了一驚，大叫而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不知主何吉凶？又不知女兒在家平安否？奴家放心不下，意欲回家看看兒女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」花錦章道：此乃夢寐之事，何必掛心？況且目下天氣炎熱，怎好走路？

且待秋後回去便了。夫人，爾若放心不下，可寫一封書回家去問，便知安否如何。」說還未完，忽見丫頭來報道：少爺差花福送書在外，要見相爺。」花錦章道：「叫他進來。丫頭傳知內門官道：「相爺叫他進來。」內門官領命出去。花福見傳，來到內堂跪下道：「相爺、夫人在上，花福叩頭。」花錦章道：「罷了，起來。少爺、少奶奶可好麼？」花福道：「好的。」

花錦章又道：「小姐可平安否？」花福道：「平安的。少爺有書在此。」花錦章道：「取上來。爾路上辛苦，到外面吃酒飯罷。」花福道：「叩謝相爺。」遂退了出去。

花錦章將書拆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遂拿與夫人觀看。

馬夫人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孩兒書內說李榮春結黨成群，家藏器械，施必顯妖言惑眾，意在謀反。奴家想李榮春乃尚書之子，又是濟世仁人的君於，妾身在家之時也曾見過幾次，好一個端方厚道的相貌，豈肯行此搜家滅族之事？雖是孩兒如此說，諒來未必是實事，況且書中說『伏乞爹爹假傳一道旨意』只此一句便有可疑了。」花錦章道：「我自有道理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